

子部・雜家類

靜虛齋惜陰錄・山林

經濟籍・道聽錄・鬱

岡齋筆塵・談冶錄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4

ISBN 7-5013-1403-9



9 787501 314034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4

子部·雜家類

靜虛齋惜陰錄·山林

經濟籍·道聽錄·鬱

岡齋筆塵·談治錄

編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出版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

定價 叁佰壹拾圓

ISBN 7-5013-1403-9/Z·223

目錄

靜虛齋惜陰錄 十二卷附錄一卷	一
山林經濟籍 二十四卷	一六一
道聽錄 六卷	三九九
鬱岡齋筆塵 四卷	四六三
談冶錄 十二卷	六二一

惜陰錄序

應祥爲童子時即有求爲聖賢之志然其時實訥不能諧俗弱冠叨舉進士服官中外殆三十年以至雲南巡撫奔走南北數千里閱遍山川險阻人情物態所至見忤於人而初心未嘗少變外物一無所好公暇惟檢閱經史求明此心而已在滇者二年以奔喪落職家食一十五年起廢再撫雲南歷陞刑部尚書蒞任甫及三月又以不合於時改南都者三載奉旨致仕年已七十有一矣尋思棄榆之景無多恐溘先朝露不惟有負少年之志抑且有孤天之所與我

惜陰錄序

者故不敢以老耄自荒兢兢業業點檢身心時刻不敢放過間以平日所見及謬論古今人物之賢否政治之得失筆之於冊名曰惜陰錄中間多有前人所不道及與當世名儒議論不合者匪敢創爲異說惟求其理之當於吾心以求正於後之有道者云爾
嘉靖甲子秋八月望吳興簪溪八十二老人顧應祥自序

附錄

今上入繼大統奉

武宗皇帝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本與漢哀
帝宋英宗之故事不同當國者見理不明而禮官
失於詳考定議以上考

孝宗稱

興獻王爲叔父

聖母曰叔母而以 益王次子崇仁王繼興國之後
主上不從時大學士張璁初舉進士上言極論其非
兵部主事霍韜亦繼言之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具

帝陵錄附

疏錄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之
言以進

上乃取各官赴京會議於是滿朝士夫群起而攻之
以爲邪說蓋諸公本無定見不過爲名雷同隨聲
而已以致上千

天怒謫戍者數人有斃於杖下者方纔論定張桂二
人與霍韜可謂特立不懼者矣席與方雖賴桂而
得進所議然皆無所爲而爲者也其餘在後建言
者探知

上心必欲改議未免有希進之意而張桂諸君亦幸

其助已而勢不孤既而咸至大位則

上之所以報之者亦隆矣然予又有說焉諸君之議
禮固是但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一言以爲天
子無立後之禮無乃非情乎天子雖至尊無對然
其情亦與人同也千金之子尚欲爲身後宗祀之
計天子爲天地民物之主富有四海使其無嗣而
擇一賢者育于宮中以爲付托之寄是亦情也亦
爲天下計也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皆在位之時若
必待崩後而繼之不惟人情不堪萬一應繼之人
不肖如昌邑王者將若之何若更擇其次則定策

帝陵錄附

國老之弊又起矣不特此也又將有育無名之子
於宮中者矣況禮運所謂大人世及以爲禮者其
上文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本謂後世私天下而
言非謂天子諸侯之禮當如是也蓋上古之時人
心朴古不以天下爲已物至三代而方有世及之
禮萬章所謂至於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正此
謂也席書補議曰孔光達道知禮宋儒范馬呂歐
亦多不及予未敢以爲然漢成帝欲立定陶王之
子欣爲嗣孔光以盤庚殷之及王請立中山王爲

夫歷庚陽甲之第也陽甲前日無歷及之稱也
中山王成帝之弟也成帝立嗣欲立以爲子也以
弟爲子可乎天下之事因時以制宜惟合乎人情
當乎天理而已豈可預爲一定之說乎書作大禮
考議云使有獻諡言

獻可以入 太廟者不徒諸臣欲誅之臣先攘臂
以誅之今以何淵之言入 太廟矣書豈能攘臂
而誅之乎且明倫大典方成而進士王直行人薛
侃已有請育王子之疏矣安得而禁之乎
應祥私論曰禮也者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

附錄附

三一

是理也以其得于天而言則謂之理以其存諸心
而言則謂之性以其發於外而應事接物則謂之
情情之發而各當其理則謂之禮謂之禮者以其
有儀文節序而言也是故情也禮之本也三千
三百禮之文也聖人緣情以制禮本乎天理而
乎人情者也

今上以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王之子

入繼大統禮官援引漢哀帝宋英宗故事擬上考
孝宗稱

興獻爲叔父

聖母爲叔母而以 益府次子 崇仁王爲 興獻

後揆之天理人情竊恐有未安也夫漢哀帝定陶

共王之子也成帝立以爲子定陶王薨成帝乃立

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後非成帝崩而臣下立之

也宋英宗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宋仁宗自幼育

于宮中正所謂爲人後者而歐陽脩猶謂爲人後

者爲其父母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泯又謂漢

附錄附

四一

之宣帝不考史皇孫而上考昭帝此又不考之故

宣帝於元康元年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夫昭

帝宣帝之叔祖也若考昭帝則史皇孫當爲兄矣

既考史皇孫則不考昭帝可知矣又謂光武崛起

民間不考南頓君而上考元帝夫光武建武二年

立宗廟郊社祀高祖世宗建武三年立四親廟於

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建武十九年

因五官中郎張純太僕朱浮言徙四親於章陵而

立元成哀平四廟自以爲昭穆當爲元帝後始祠

昭帝元帝於太廟夫始立四親廟於洛陽者發於

天性之真也既而遷于章陵者迂儒執禮以誤之然亦未嘗不考南頓君也

今上生於

孝廟賓天之後寔未嘗立為嗣亦未嘗育于宮中也安得比為人後之禮乎

上在藩邸稱

興獻曰父也 聖母曰母也一旦貴為天子則曰非吾父也叔也非吾母也叔母也於人心安乎天理順乎孝子之於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

興獻生前止有一子今復以崇仁王為後 興獻有

附錄

五

靈必曰吾子已為帝安得復有此子乎必不享其祭也且既以 崇仁王為後則

聖母乃一國之母不宜迎入宮中矣身為天子而不得以天下養其母豈得為孝乎議禮諸臣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追尊之禮何如曰追尊非古也古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可見其無追尊之禮也武王追王太王王季以其肇基王跡非泛焉而尊之也追尊之典起於後世今品官一品封及曾祖三品以上封及祖七品以上封及父母豈有天子而不得尊其父

母乎尊之以天子之號可也既尊以天子之號則主藏于何所乎曰別立一廟如 奉先殿故事則既得盡其誠孝之心而於正統無干矣如是則人心安而天理得矣故曰禮也者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

此論乃嘉靖二年考滿赴京途中所作因畏避人譏干進不曾敢出止被江西士子抄錄傳至王陽明先生處故陽明有書云近見禮論足知日來德業之進秦漢以來禮家之說往往如仇皆為不聞致良知之學耳今歲久論定故附錄於此

附錄

六

吳興顧應祥

論理

心也者人身之主宰也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性也者仁義禮智是也形也者耳目口鼻四肢之類是也形以載氣氣以運形皆心爲之主也耳之聽氣也而所以聽者心也目之視氣也而所以視者心也口之於味氣也而所以知味者心也鼻之於臭氣也而所以能知臭者心也手持而足行亦氣也而所以能持能行者

不情陰錄卷一

心也不特是也凡百骸皮膚毛骨知痛知痒皆心也人於耳目口鼻四肢之視聽言動皆合乎天理而不爲欲所役方謂之踐形踐形者不失夫天所付之理而耳目口鼻四肢各得其職也是惟聖人能之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夫常人之心鮮有不爲物欲所蔽者一爲物欲所蔽則心反爲形役而終日擾擾於方寸之間者不爲名則爲利以求快足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已人欲日肆則天理日滅惟利是圖而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矣人而不知君臣父子夫婦長

朋友之道與禽獸何異不可以不學學者所以學爲人之道也學爲人之道必使其心純乎天理不爲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所役然後能率吾之性而盡人之道矣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不放則常靜而日進於道所謂靜者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念念存乎天理廓然太公物來順應而已堯舜之精一執中大學之正心誠意中庸之戒愼恐懼謹獨其名雖異而用功則同也

右論心

不情陰錄卷一

惟蔽於物欲則虛靈者昏昧矣隔於私意則廣大者狹小矣孟子所謂盡其心者不過去其物欲私意以復其虛明廣大之本體初非有所增益譬諸太虛爲雲所蔽雲去而本體自見也性者心之木體也不知性則心有未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天者性之原也知其性則知性之所自出而吾之性與天爲一矣中庸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與天地參矣楊慈湖云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又云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

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是非非
云爲變化能事親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
泛應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愚謂此可以言聖
人之心若常人之心恐不能如是也蓋慈湖之意
本謂人心至虛至明不可加之意若加之意則有
意必固我之心而非其本體矣然其立言太玄未
免起人頓悟之疑傳習錄亦謂與愚夫愚婦同者
爲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爲異端亦類此

右論心體

不備陰錄卷一

三

惡欲七情之中惟欲爲甚口欲味耳欲聲目欲色
鼻欲臭四肢欲安逸皆欲也故以人欲對天理而
言欲一也而足以該是六者故董仲舒曰人欲謂
之情白虎通曰人有六情是也心之所發謂之意
意之初起曰念心之所之謂之志志者意之所向
往也心之靈明處謂之覺心之存主處謂之思有
所希冀謂之想有所籌度謂之慮有所注意亦謂
之念情也者對性而言也性未見其善惡也發於
情而後有善惡合乎天理者善也從乎人欲者惡
也意與志皆對心而言者也心無善惡動於意而

後有善惡一念發乎天理則善也一念發乎人欲
則惡也志於道德者善也志於利欲者惡也惟夫
思則專主乎理而已君子有九思見賢思齊見不
賢思自省以至事君則思忠事親則思孝事長則
思敬交朋友則思信皆有善而無惡者也或曰凶
人爲不善豈不起于思乎曰爲惡者不思故也使
其思焉則有反躬自責之心矣今夫人之欲最甚
者莫如利使臨財之時能思其當得歟不當得歟
則自不敢妄取矣程子定性書曰人之情感物而
易動者莫如怒但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徐觀其

不備陰錄卷一

四

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作善而能思益進於
善矣作惡而能思則悔心之萌也人患不思耳思
則未嘗不善也不思而得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
故曰思曰睿睿作聖思者聖功之本

右論心之用

心一也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何以有二心
也曰非二也以其動處而言也人心之動皆起於
欲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
之欲安逸皆欲也皆人心也發之而各當乎理而
不過焉則合乎道矣故謂之道心故程子曰人心
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其實道心寓乎人心之中初

無分別然人心易放而難制故曰惟危道心易泯而難充故曰惟微天理人欲之幾正在於此惟精所以察其幾也惟一專一也惟精惟一聖學功夫之密也傳習錄謂惟精是惟一功夫愚謂惟精惟一皆是允執厥中功夫也又道心惟微之微中庸序及傳習錄俱解為微妙之微愚以為當作細微之微為是韻書亦謂微者隱於物而行也又細也少也惟微者言道心之難察也傳習錄又謂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着些人的意思便是人心此即人心即道及何思何慮之語論心之本體固是然

不備陰錄卷一

五

但可以言聖人學者恐不能皆如此也况舜禹授受之際亦有戒勉之意正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可不加精一之功若謂吾心即道則精一之功不必加矣

右論人
心道心

性也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也以其出於天而言則謂之命以其受於人而言則謂之性存諸心謂之德感物而動謂之情性之為德有四而實未嘗有四也以其慈愛惻怛而言則謂之仁以其裁處斷制而言則謂之義以其條理節文而言則謂之禮以其明察辯別而言則謂之智百行萬善隨感而異

其名也然性無形體即氣中之理也人之氣質有清濁純駁之不同故其性亦有剛柔善惡之不一惟聖人稟其至清至純之氣物欲不得以蔽之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所謂性之也自大賢以下或清多而濁少或濁多而清少或純多而駁少或駁多而純少清純多者復其性也易濁駁多者復其性也難於是乎有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殊若夫性之本原則未嘗有不善初未嘗以聖愚而有別也性不可見也何由而知其善也以其情而知之也情者性之發也且夫極殘忍之人見孺子入井

不備陰錄卷一

本

未有不惻然動心者極無耻之人陰為不善而陽必掩之卒然觸之而天機自動不假思慮不由勉強可見人性之本善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有仁於中而發為惻隱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有義於中而發為羞惡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有禮於中而發為辭讓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智於中而發為是非所謂有者非實有一物也因其所感而名之性中本無一物也端緒也猶有物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朱註已自明白近有訓為始者非也性猶月也而利欲昏之猶月之食也雖食之既而

微露一光可見其體之本明也若以爲始則中無本明之體矣此不通之論也或曰孟子言性善固矣孔子不言何也曰時不同也上古之時人尚躬行不尚辯論堯之授舜止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增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孔子雖生春秋之時以霸術功利爲學然未有紛紛辯論者至孟子時邪說橫流又有告子諸人各執一見故孟子不得不辯先儒謂孟子擴前聖所未發即性善一語直足以爲萬世論性者之準則右論性古今論性者不同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

不備陰錄卷一

七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楊子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韓子作原性則曰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斯言也賈誼已先言之矣賈子論臣之傳君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以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亦此意也惟荀子則曰人性惡與孟子相反朱子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之性便說性惡楊子見半善半惡的人便

不備陰錄卷一

八

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近觀傳習錄載王陽明之言曰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又云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以愚觀之凡論性者皆以氣質爲性傳習錄所云亦未當也且人之生也有形有色皆氣也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性不能離乎氣性者氣中之理也人之初生未有知覺之時純乎純者也稍有知覺即知有耳目口鼻之欲矣父母又從而誘之稱之曰乖覺則喜由是養成放僻邪侈之性俗語所謂縱性使性是也其有教之而即善者亦其本性之良故也荀子謂人之性惡蓋認其發源處本來惡耳非謂流弊也況其下文又云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亦非謂一定惡也孟子道性善乃是直指性之本體而言見孺子入井之說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豈止說其大槩而已乎論性者當以孟子之言爲是不必惑於後世紛紛之論可也今市井之人彼此相詬必曰人心天理有欺心

者必曰昧了天理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一日亡也天理豈有不善者哉或曰韓子謂叔向之母知楊食我之必滅其宗子文知越椒之必滅若敖氏豈非性有一定惡者乎曰此以其聲而知之亦氣質也如呂公知漢高祖必貴之類使二子聞道而變其氣質未必滅其宗也

右論性善

人之氣質有清濁絕駁之不同有明於外而暗於內者有明於內而暗於外者聰明伶俐機警識事之人教之以讀書則不能博聞廣記能詩能文之士語之義理則不入又有高談性命之學自謂聞道

本情論卷一

九

而制行多乖心術不正者皆氣質之偏而不知實用其力於身心者也歷觀古今聰明才辯之士往往至於蠹國病民而所謂名臣良將皆惛惛無華質訥者多何也蓋才美外見者能巧於趨避其心多不實科茂之士心地近實天機深而嗜慾淺故也故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右論氣質

性之德雖有五而仁足以該之孔門弟子所問但曰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能盡仁之道則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皆不外

是義也者仁之斷制也禮也者仁之條理也智也

者仁之明覺處也信也者仁之篤實處也有蕪言

義者孟子言仁義是也有蕪言禮者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是也有蕪言智者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也有單言義者君子論

於義對利而言也理義之悅我心猶天理而言也

有單言禮者克己復禮是也禮即天理也有單言

智者上智與下愚不移有單言信者論語曰主忠

信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是也微子

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跡雖不同而一念愛君

之心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故同謂之仁伯夷叔齊

讓國而逃皆出于真情實意而無一毫分外之私

故曰求仁而得仁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其

心術之微未可知也故不許其仁殺身以成仁仁

者也子路之死傷於勇雖無私心而不當於理亦

不得謂之仁仁也者純乎天理而無過不及者也

右論仁義禮智信

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其原出於天謂之性感物而動謂之情以其應事接物而言則謂之道父子之親處父子之道也君臣之義處君臣之道也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處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匪特是也凡日用常行一言一動一語一默無非道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名之曰道者道猶路也人之所共由者也行之而各當其理斯合乎道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聖人也率性而行之者也誠者天之道也若夫常人必加學問之功以求合於道思誠者人之道也所謂學問之功者不過盡吾之誠心以應物而已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右論道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王陽明傳習

不傳錄卷一

十一

錄云善惡只是一物至善是心之本體纔過此子便是惡了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但於本體過與不及之間耳許函谷性學編歷引經傳之言以爲性兼氣質惟聖人之言無弊孟子道性善因矯當時之弊有所激而云爾愚謂性即理也理寓於氣質之中性不可見者其發而可見者皆氣質之發也氣質之發皆起於欲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皆欲也人有是身必有是欲故孟子曰性也發之而當乎理則爲善發之而悖乎理則爲惡氣質

之清而純者性必善氣質之濁而駁者性必惡或清多而濁少或濁多而清少則可爲善可爲惡故荀子以爲性惡韓子以爲性有三品因是故也孟子之道性善者直指夫性之本體而言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天機自動不由欲心而發可以見性之本體無有不善者也孟子之言正所謂擴先聖之所未發豈有所激而矯時之弊乎然善與惡雖皆發於心而其實相反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皆天理惡乎可哉今夫人之好名好利好勝皆不過欲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而已一有不得遂

不傳錄卷一

十二

其所欲則欺天罔人在家則損人利己在官則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矣故凡爲惡者皆情之發而過當者也不謂之不及也

右論善惡

過也者情之發而不得其中者也情發於天理則發而皆中節然而不能皆發乎天理也是何也情也者有感而動者也故不能不雜乎欲雜於欲則不得其中矣不曰不及而曰過者人之欲有過而無不及者也人有是形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聖人亦不能免故亦不能無過朱子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心即欲也然聖人之心切於爲已但

見已之過而不見人之過故日遷於善常人則但見人之過而不見已之過故日入於惡所貴乎學者惟抑其過以就夫中而已大禹聖人也不過曰改過不吝而已孔門弟子獨稱顏子好學亦只是不貳過今之人孰不曰吾能服善也改過也告之以衣冠不整則欣然納之告之以言語差錯亦欣然納之若從而告之曰爾某事利已妨人非仁也某事不當取而取非義也則怫然怒矣不怒者則飾詞以辯之矣其或認以為已過及退而義利交戰於胸中則復為之矣其始也為無心之失而終

備陰錄卷一

主

也遂為有心之惡其流之弊遂至於放僻邪侈敢於為惡而與禽獸無異矣夫人心念頭起處豈不自知所以不知已之過者為已之心不切故也若真有為已之心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矣

右論過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本謂萬物各有當然之則故曰在物為理而人處之各適其宜故曰處物為義理雖在於吾心而一物各具一理故謂之在物猶曰物理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如孝者所以事親也此在親之理也忠者所以事君也此在君之理也行孝處親之義也行忠處君之

義也陽明傳習錄恐人認理為外欲於理字上添一心字曰心在事親則為孝心在事君則為忠愚謂言理在物則曰外理言心在物獨不外心乎湛元明又改曰在心為理處物為義元明嘗謂心事合一矣物即事也在物在事即在心也而又改之曰在心何耶愚以為先賢之言與理可通不必改之可也

右論程子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李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傳習錄則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愚謂心與理一固是正論然

不備陰錄卷一

主

未至於聖人者見理未真未免有過中失正而原其心則無私雖不當理豈可謂之私心乎又有一種事雖合理而原其心則有所為豈可謂之不當理乎無私心而不當理失之過與不及不害其為賢若夫事雖合理而心出於私則霸術耳

論當理而無私心

傳習錄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

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葉生枝葉然後生生不息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有發端處不抽芽便知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從裏面發出來愚謂此論墨氏之愛無差等爲非仁是矣然其言反有類

不情錄卷一

十五

乎墨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特施之有緩急而發源處自有差等假如已之親則服勞奉養他人之親豈皆服勞奉養乎已之親歿則擗踊哭泣他人之親豈可擗踊哭泣乎皆天理之當分別者也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當親則親當仁則仁當愛則愛各盡其當然之則而已今曰由一陽以至六陽由抽芽以至枝葉與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何以異乎

宋儒之論曰心之靜體也心之動用也傳習錄云

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則用在體即用而言則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愚謂以靜爲心之體動爲心之用亦無妨也蓋心體本靜也感物而後動所謂動者非特見諸聲色也念頭起處即是動也動即意也以心對意而言則心爲體而意爲用心靜而意動也豈非靜爲體而動爲用乎用不能離乎體體不能離乎用故曰體用一源非謂體即用用即體也又曰動靜時也愚則曰動靜不可以時言也所謂靜者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念念

不情錄卷一

十六

存乎天理而不昧其虛靈之體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豈有靜時哉所謂靜者因動以見其靜也動以天也動以天者動皆合乎理也動皆合乎天理則喜怒哀樂皆得其當酬酢萬變而天君自如禍福變于前而心不變也死生變于前而心不變也若動以人欲則心爲形役而終日擾擾於聲色貨利之中此之謂失其心之體矣是以君子之學加省察克治之功正所以慎其用之動以養體之靜也曰李延平謂靜坐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則心豈無靜之時乎曰未

發之前謂未起念也觀亦起念若通不起念則是昏昧放逸而已未有昏昧放逸而雜念不起者也安得謂之靜乎

右論心體動靜

予嘗歷觀古今豪傑之士任大事而從容自如亦有臨戰陣而對敵安閒亦有遇患難而不驚不懼者皆由於心靜所致雖未能如聖人全體之學然有一分之體則有一分之用有一分之靜則有一分之力處諸葛武侯曰非靜無以成學非寧靜無以致遠誠有見於此若躁妄之人易喜易怒輕舉妄動未有能任大事者心不能靜故也雖閭閻小人

不情陰錄卷一

七

田野愚夫亦有處事公當不疾不徐者亦其心之能靜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不特是也如奕秋之奕宜僚之九由基之射匠石之運斧若心不能靜豈能隨手應之而不亂乎可見心體之靜者於動處見之也

論常人之心亦有能靜者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

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愚謂程子此言氣質之性耳夫氣質之性不特禽獸為然雖微而至螻蟻蟻虱之類皆能之天生萬物有口者必能食有血氣者必能運動以為棲身之計氣化使然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人之智巧大過於禽獸但禽獸生下即能飲食運動人必三四歲而能言能行故必待父母誘之而後能蓋人貴於物而亦壽於物故必年十六已上方能生育非若禽獸之易也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

不情陰錄卷一

七

仁義禮智之性聖人教人正欲其變化氣質而不與禽獸同歸耳若任其氣質之性於禽獸奚異焉愚以為萬物皆備於我但可以言人而不可言物也

右論萬物皆備於我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二

理學

吳興顧應祥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何以爲大人之學也修己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咸具焉故曰大人之學也云大學者對小學而言也文公先生大學章句序文詳矣近者王陽明先生曰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隔形骸而分爾我則爲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雖禽獸草木瓦石之類皆吾一體故謂之大人之學愚謂此說廣矣大矣君

本體論卷三

一

子之爲學故當以是爲極致但恐聖人教人不如是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道也學也者所以學盡夫爲人之道也父子有親父子之道也君臣有義君臣之道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使一家之人皆盡此道則家齊矣一國之人皆盡此道則國治矣天下之人皆盡此道則天下平矣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正所以教盡此道也今謂宋儒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俱在知識上用功徒弊精力而無益故欲從心上說其說是矣但欲使人人皆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恐非先聖立教之本意

右論大學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是論爲學功夫次第第一串說來漸入於精密處非謂物盡格而后知至知已至而后意誠意已誠而后心正心已正而后身脩也假如天子治天下即是天子格物

本體論卷三

二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諸侯大夫之治國家即是諸侯大夫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大要只以脩身爲本格致誠正脩身之功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脩身以見諸行事者也謂之大學者正所以脩身也身脩則盡人之道矣脩身之外無學也後儒錯認欲格盡天下之物而后知至以致紛紛之論不一耳

右論明明德於天下一章

大學言在親民程子以爲親當作新王陽明用古本以爲親字不必改親字有教養意新字偏了其言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